

社会的龌龊
官场的腐败
乘战争之机

发财
秘诀

发财
秘诀

发国难之财
情节离奇
令人咋舌
种种鄙肮脏
之发财手段
集于一书

发
秘

发财
秘诀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选清代著名小说家吴趼人中短篇小说九篇，其内容或揭露官场黑暗与腐朽，或抨击清政府媚外卖国，或暴露封建道德的日益沦丧，或正面描写作者所憧憬的社会理想。这些作品，较真实地反映了清末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。

发财秘诀

吴趼人 著

责任编辑：袁 健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5.25印张 300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500册

ISBN 7-5348-0031-5/I·17

统一书号：10219·153 定价：2.70元

前 言

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始，至一九一九年“五四”运动前止，历史学界将它划为近代。这是一个未死方生的历史转折时期。在这一时期里，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亡；清朝政府对内腐败无能，对外媚外卖国，声名狼藉；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猖狂侵略，国家、民族面临灭亡的严重危机；中国人民奋起抗争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个接一个产生。近代历史就像万花筒一样，风云变幻，复杂纷呈。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，时代也孕育着自己的作家，吴趼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产生的著名的小说作家。

吴趼人（1866—1910年），名沃尧，又名宝震，字小允，后改茧人，后又易茧为趼，称趼人，又称抽丝主人。广东南海县人，因居佛山镇，故笔名“我佛山人”。吴趼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，大约十九岁左右到上海谋生，1903年开始创作小说，1906年在上海主编《月月小说》，1910年病死于上海，时年四十五岁。

吴趼人是一个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，他不满衰败的社会现实，接受康、梁所鼓吹的改良主义思想，运用小说的形式，针砭社会，唤醒国人，大声疾呼救亡图存。

他痛斥清朝官吏个个都是“强盗”，而且“比强盗还狠”（《立宪万岁》），是吸吮“中国百姓的膏血”的“蚊虫”（《俏皮话》）。在民族危机面前，他十分憎恶那些“一食一息，全鼻息于外人的买办”（《我佛山人笔记小说》弁言）。他非常忧虑民族的存亡，他曾借小说中人物的口说：“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，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。”（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）1905年吴趼人在武汉任美国人主办的《楚报》主笔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兴起，他愤然辞职返沪，积极参加反对美国迫害华工的斗争。这些都反映了吴趼人反帝爱国的思想。但是，他又如其他改良主义者一样，并不从根本上否定清朝的封建政权，而他的改良社会的思想，又是建立在恢复封建道德的基础上的，正如他在《上海游踪录》中所说的：“我所说的改良社会是要首先提倡道德，务要使德育普及，人人有了个道德心，则社会不改自良，并非扭转一切习惯，处处要舍己从人的。德育普及，是改良社会的第一要义。”1905年以后，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势力蓬勃发展，吴趼人也跟着维新党人反对民族民主革命。1908年以后，思想逐渐走向颓废绝望，所谓“救世之情竭，而后厌世之念生”（李霞荣：《我佛山人传》）。因此，他后期的作品，攻击革命党，宣扬厌世主义，糟粕更为突出。

吴趼人进行小说创作的时间并不长，从1903年创作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开始，到他去世时止，仅仅七年时间，写的小说竟多达三十余种，是近代小说创作数量最多、影响

最广的作家。吴趼人的小说，以形式多样，题材广泛，针砭社会著称于世。在他的三十余种小说中，从形式来看，有长篇小说，有短篇小说，有笔记小说；从内容来看，按照当时流行的分类，有社会小说、政治小说、历史小说、言情小说、滑稽小说等。他的小说所涉及的题材，非常广泛，有揭露官场黑暗与腐朽的，有抨击清政府媚外卖国的，有暴露封建道德沦丧、社会风气日益腐败的，有反对封建迷信的，有反映华侨的生活和斗争的，还有借古鉴今的，或正面描绘作者所憧憬、追求的理想，林林总总，目不暇接，而在这些题材中，大都不同程度地接触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斗争。在近代小说家中，能够在作品中如此广阔地为我们描绘近代社会的各个侧面，吴趼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，这是吴趼人著名于世的代表作品，但吴趼人还有不少能与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相伯仲的好作品，由于种种原因，鲜为世人所知。本书所收的凡中篇小说四种，短篇小说五种，就属于这种情况。这些作品同样是吴趼人小说中思想性较强，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的作品。如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，可视为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的补充篇章，书中不仅写了上海滩伊紫流等尔虞我诈的骗人、坑人的伎俩和腐朽糜烂的生活，还由于这些人都与官场有一定关系，或是候补县官，或是巡抚的幕僚，因此通过对他们虚伪、奸诈的描绘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场的黑暗与腐朽，有一定的认识意义。《瞎骗奇闻》的主旨在反对封建迷信。《发财秘诀》可作为买办发家史来读，表现了作者对出

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洋奴的憎恶和鄙视。《劫余灰》写的是女主人公朱婉贞的悲苦遭遇，作品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国外华工的生活，但通过朱婉贞的丈夫被骗卖到国外作“猪仔”的悲惨遭遇的倾诉，揭露了华工在国外的非人境遇。朱婉贞被拐卖作妓女的故事，也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封建道德的崩溃和社会的堕落。几个短篇，针对性尤为强烈。我们知道，维新变法失败后，救亡图存的使命已历史地落到了革命派身上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发展。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，清政府于1906年挂出了“预备立宪”的招牌，颁发一道道“预备仿行宪政”的谕旨，借以欺骗群众，抵制革命。而以康、梁为代表的保皇派则遥相呼应，大嚷“立宪救国”的滥调。吴趼人在政治上主张“君主立宪”的，但面对清廷的“预备立宪”的骗局，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并接连写了几个短篇小说，进行无情的揭露与嘲讽。《大改革》、《立宪万岁》就是这时期写的作品。《黑籍冤魂》是反对吸食鸦片的，虽然作品有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，局限性较大，但鸦片对国家民族和人民健康的危害，揭露得淋漓尽致，有一定的社会意义。《无理取闹之西遊记》，斥责清廷出卖祖国河山的卖国行径，也给人深刻的印象。当然，作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在上述作品中写不出时代的曙光，作品充满着沉郁的、令人窒息的画面，但从文学的客观效果看，它是尽了暴露黑暗现实的文学职能的，使人从中得到启迪，并从而引起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憎恶。

善于驾驭讽刺艺术是吴趼人小说最显著的特色。他很善

于选择和集中现实生活中某些细节，通过夸张、对比或自白等手法，将鬼域世界中的丑类的嘴脸展现出来，或使读者发笑，或使读者憎恶，或使读者啼笑皆非，或使读者无比愤恨。一个洋人的便溺器，平步青云，被当作神灵供奉，话语不多，活画出主人公崇洋媚外的丑态（《平步青云》）。一个以能卜算人的吉凶祸福自诩的瞎子，胡编乱造，害得人家家败人亡，满门星散，而自己却不知死期将至，终于死于非命，这对于揭露星卜的骗术，反对封建迷信，有较强的说服力（《瞎骗奇闻》）。《发财秘诀》中魏又园的所谓“情愿做外国人的狗，还愿做中国人”的颇为自得的自白，不仅使一个无耻洋奴的丑恶面目形象地呈现出来，而且寓意深刻，发人深思。《立宪万岁》的结尾描写一群牲畜围观“天曾官报”的情景，使读者忍俊不禁，但在笑声中，却包含着作者对“预备立宪”的骗局的谴责和愤激之情。缺点是一些故事情节往往提炼不够，枝蔓较多，或居于一般化，而且常常笔无藏锋，过甚其词，影响讽刺的深度。

吴趼人的小说都是运用语体文写的，文字浅白、朴实，表现力很强，文字障碍不多。因此，在编选过程中，只是适当地对当时社会制度、官场术语，以及典故、难词进行简要的注释，供读者阅读时参考。

选注者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近十年之怪现状.....	(1)
瞎骗奇闻.....	(155)
劫余灰.....	(237)
发财秘诀.....	(362)
大改革.....	(433)
黑籍冤魂.....	(439)
立宪万岁.....	(451)
平步青云.....	(469)
无理取闹之西遊记.....	(472)

近十年之怪现状^①

第一回 妙转玄机故人念旧 喜出望外嗣子奔丧

我佛山人提起笔来，要在所撰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之后，续出这部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，不能不向阅者诸君先行表白一翻。前书借了九死一生、死里逃生两个别名及一个穷汉，开头做了一篇楔子，以后全部书都作是九死一生的笔记，用一个“我”字代了姓名，直到全书告终。虽然表出那穷汉便是文述农，那九死一生到底未曾揭晓，累得看书的人猜三度四，这哑迷儿未免太恶作剧了。我如今既然要续撰，且待我先把那九死一生的姓名表白出来，抒一抒诸君的闷气。

那九死一生姓余，名嗣偈，表字有声，向来跟着吴继之做生意^②，长江上下，苏杭二州，南北各省，都设有字号。这年接二连三倒了下来，闹得余有声十分狼狈。恰好文述农也走到穷途，余有声便匆匆把一部笔记交给文述农，托他代为设法行世，自己便附了轮船，回到家乡去了（家乡是何处，仍未表明，只怕还是哑迷儿）。在家乡伏处了几年，日

子过得渐觉拮据。吴继之此时也是中落之家，不象从前的裕如了。有声株守得不耐烦，便禀过母亲，仍是向吴继之处商凑了盘缠，附了轮船，走到上海，打算碰碰机会，或者可以谋个馆地，以为糊口之计。

此时谦益栈已经闭歇了，就在嘉记弄口泰安栈住下。真是人情冷暖，今昔迥殊；到外面看了两个旧交，都是落落寞寞的，有声也不免暗暗惆怅。偶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姓伊，表字紫旒，从前曾经借过有声一百元洋银的，闻得他现在有了个文报局^③的差事，光景还好。此时有声旅况萧条，未免人穷思旧债，便走到文报局去打听了紫旒公馆住处，寻访前去。

紫旒听说有声到了，便连忙从楼上下来，彼此相见，照例叙过契阔。有声先说了出外谋馆的话，正要开口问他旧欠，紫旒先说道：“兄弟近来运气真是坏极，从去年八月病到此刻，浑身骨节酸痛，举动诸多不便，加以连年欠负，债主日日上门，真是闹得头晕目眩。文报局里几两银子，还够不上利钱。”说着，在身边掏出一个小小皮夹子来，在皮夹子里面取出了一张当了五十六千钱的当票给有声看道：“阁下请看，这是今天才当的。那些无情的债主，他来了便不肯走，无论多少，总要逼出点才去，所以兄弟近来总觉得没有生趣了。”有声见他如此，倒不便开口，稍为坐了一会，便辞了出来。一路上垂头丧气，猛然想起，我何不去找文述农呢？述农自从那年失意回来，家中又遇了一场火，此刻不知怎样了？寻见了，好歹总有个商量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坐车到了

城门口，进城走到了也是园滨。

一个人心绪恶劣，便有许多想不到的地方，有声直等到了也是园滨，才想起了述农的房子已经烧了的，从何找起呢？无奈只得在就近的店家去打听，喜得一问便问着了。原来述农这几年里头，已经设法把房子造起两间，虽然未算得恢复旧业，却也不至于栖身无地了。听说有声访到，不胜之喜，彼此痛叙了一番别后景况，述农便约了有声，仍旧出城，到酒店里吃了两壶酒，天气已是晚将下来。述农道：

“你几年没到上海了，我一向也闷在家里，从不出城，我们吃过了酒去看戏罢。上海近来开了一家髦儿戏馆^④，听说很有几个好脚色。”有声到了几天，一无所遇，心中正自烦闷，也想借此排遣胸中闷气，便答应了。

两人便出了酒店，同到戏园里去。正厅前三排都已经被人定去了，述农、有声便在第四排当中坐下。此时戏已演到第二出。过了一会，只见按目（上海戏馆专司招待看客者之称）引了一群人到第三排坐下，内中一个却是伊紫旒。紫旒只管招呼朋友，却不见有声，有声却看得他十分清楚，不过心烦意闷，懒得招呼罢了。第五出戏，戏单上排的本来是《纺棉花》，忽然改了一出《卖胭脂》，有声向台上一看，见挂了一扇牌子，才知道是被人点了的。正要和述农说话，忽听得前坐的伊紫旒狂呼叫好，回眼看时，只见他还不住的手舞足蹈呢。旁边同坐的一个人对紫旒道：“紫翁真会办差，这一身衣服实在配身得很。”又一个说道：“等回来挂出那帐檐，还要光怪陆离呢。”那一个道：“不知统共花了多

少钱？”紫旒道：“三件东西，一百六十元。”说时，又叫了两声“好”！便有一个按目走到紫旒跟前，弯着腰说了几句话，紫旒便交给他一包东西。那按目拿到戏台边往上一摔，忽听得豁拉拉一声响，原来是一包洋钱，散满戏台，大约有五、六十元之谱。有声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。

等到戏散之后，夜色已深，述农进城不便，索性到馆子里吃了点心，同到泰安栈安歇。有声谈起紫旒的事，述农道：“我只管看戏看出了神，却不曾留心。紫旒我也认得的，听说他近来阔的很呢！”有声道：“现成我看见他的当票，未见得阔到那里去。”述农道：“姑勿论他阔不阔，欠债还钱，总是应该的，你明日便老实向他讨去，总不能他当了东西便可以不还债的。”有声点头称是。当下谈了一会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述农盘桓了半天，仍旧进城。有声便依了述农的话，仍去访紫旒。紫旒见了有声，便眉花眼笑的说道：

“兄弟还没有去回候，阁下倒又屈驾了。我恰好有一件事情要和阁下商量，阁下不要见弃。我这是念旧的话，差不多的朋友，我也不多这个事。现在有个朋友，在这里办山东金矿的事，正要请一位朋友帮忙，不知阁下可肯屈就？”有声道：“我这回出门，本来为的是谋事，既承推荐，感激不尽。”紫旒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回来就去通知敝友，再过来奉请。”有声听了这几句话，又是开口不得，坐了一会，只得别去。紫旒道：“我也不敢奉留，也要去看我敝友去了。”说罢一同出门，彼此分路。紫旒便去看他的朋友乔子迁去了。

原来这乔子迁是江苏的一个世家，祖上都在外做官。他的父亲是一个江西知府，早年已经亡故。哥哥乔子守，是个一榜，服阙^⑤之后，遇了大挑^⑦，挑在一等，仍旧指了江西省候补去了。子迁向来出继与他伯父乔木，这乔木本是山东的一个候补老州县，很署过两回大缺^⑧，五十多岁上断了弦，没有儿子，因向兄弟商通，把侄儿子迁承继过来，以后便打算不续弦不纳妾了。子迁到得山东，便是少爷，终日在外胡闹，什么鹊华桥、大明湖（济南遊宴之地），没有一天没他的足迹，乔木气的了不得，便把他驱逐回南。又过了十多年，乔木年纪过高，便呜呼哀哉了。济南的同乡官看见他身边没有亲丁，一面代为买棺盛殓，一面将衣箱什物封存，一面打电报到南边来，叫子迁赶紧去。却说子迁自从被逐回南，便终日在上海流离浪荡，结识的朋友不少，却没有几个是正经的。几年下来，闹了个一贫如洗，告贷无门，亲戚朋友都渐渐的厌恶他起来了。只有一个人，是他莫逆之交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北诚信鸦片烟馆的堂信李老三。原来子迁吃上了鸦片，天天到北诚信开灯，久而久之，便与这堂信李老三相熟了。从子迁穷下来之后，人人见了他都是远而避之的，倒是老三有时候三角、有时候两角的借给他。那几天正是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忽然接了济南电报，说是继父死了，不觉喜出望外，连忙走到北诚信开了一只灯，和老三商量说：“我这回到山东，偌大的一份家财都是我的，只是此刻怎么张罗几个盘缠去呢？”老三踌躇了半响道：“不知要多少洋钱才够呢？”子迁道：“有五、六十元也够了。”老三道：

“那里要得许多？”子迁道：“别人或者不消，你知道我的一切铺盖行李都要置办起来，岂不是要多费些么？”老三又沉吟半晌道：“我这里押柜洋钱是有五十元，只是起了出来，我的生意也就要歇了。”子迁不等说完，便道：“不要紧，你便辞了此处，和我一起到山东去。”老三道：“两个人去，盘缠又要多了。”子迁听说，便顿住了口，搓手顿足。老三道：“乔先生，你且在这里等一等，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。”说罢，迳自去了。子迁躺在烟铺上，过足了瘾，又多吃了二钱烟，还不见老三回来；直等到天色黑将下来，各堂信都吃过晚饭，老三方才来了。说道：“乔先生，我依你跟你到山东去，不知要多少盘缠？”子迁想了一想道：“至少只怕也要一百，就是不要一百，也要八、九十的了。”老三道：“我已经去和几个朋友商量过，统共凑了三十八元。连这里的押柜五十元，有了八十八元了，我们就准定这样办罢。”子迁道：“如此好极了。但不知这里押柜的，几时可以取得出？”老三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一两天就有的。我们先置办东西去罢。”于是托了别个堂信代他照应，自己却和子迁出来，到各处买了些铺盖行李等东西。当日老三便向东家辞工，取回了押柜，当真的跟子迁到山东济南府去了。

子迁到得济南，入了继父公馆，不免对了灵柩假意的也要蹀躞号叫了两声，然后对各同乡老伯辈叩过孝头，一面成服，就在苦次^⑩开灯，仍旧叫老三代他烧烟，一同躺在苦次，在旁人看见，倒象有两个孝子一般。子迁停顿过半天，便有代理后事的同乡，把封锁的箱笼等件一一交。子迁谢

过了，便打开来逐件检点。大约乔老头子剩下的产业及现钱，不下二、三万金，便连公馆房子也是自己买下的。

一场丧事办过之后，子迁便留在山东，仍旧是阔天阔地的举动，又和老三置了上等衣服，待如上宾，家人们都称呼他李师爷。两个人一对儿出去，一对儿回家，闹了两年，把老人家遗产闹了一半。因为公馆房子太大，自己住不了，便分租了几间与别人。那来租的，却是一个广东人，招了股分，去招远一带开金矿的，带来的矿石样子不少，一桶一桶的都堆在院子里。被老三看见了，便计上心来，到了夜静时，便亲自动手，偷了三四桶进来，子迁笑问道：“你要他这个做什么？”老三道：“我看你终年在这济南府混不出什么道理来，我们不如仍回上海。”说罢，又附耳说了如此如此。子迁大喜，便即日将各种产业变了现银，就是那公馆房子也卖了，只说运柩回籍安葬，向各同乡处辞过行，带了灵柩，雇船到了烟台，附着轮船仍回上海。把棺材寄到苏州会馆，却在在大马路鸿仁里租了一所三楼三底房子，置备傢伙住下。在门口挂了一扇“奏办山东金矿局”招牌，又挂一扇“山东金矿招股处”招牌。把偷来的几桶矿石摆在天井里，又开桶取出几块，用玻璃匣安放在桌子上。子迁便是总办，老三便是师爷，放开手段，结交起来。紫旒说荐有声的馆地，正是这个去处。但不知有声肯就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〔注释〕

①又名《最近社会齷齪史》。原载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的《中外日

报》(刊载的起迄日期待考) , 次年九月,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, 署我佛山人撰。此书以赅续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的形式铺演。

②吴继之是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中贯串全书的主要人物之一, 他在书中一面出任江都知县, 一面经商。九死一生是他的商业经理。吴继之、九死一生以及蔡伯笙、文述农等, 既是怪现状的批判者, 又是作者理想的体现者。吴继之后来被撤了职, 他所经营的商业也垮了台。

③文报局: 清末各省在列入正式编制的官署以外, 还增设一些机构, 一般称局、处。文报局就属这一类的机构。

④髦儿戏馆: 清同治、光绪年间, 某些城市出现了全部由青年女演员演出的戏曲班社, 大都演唱京剧和昆曲, 习称“髦儿戏”。后来全部由女演员演出的其他地方戏班社, 也被称为“髦儿戏”。另一说清同治年间上海有幼女演京剧, 以应堂会, 始自李毛儿的“毛儿班”, 故名。

⑤一榜: 即乙榜, 明清科举制对举人的别称。

⑥服闋: 古时丧礼规定, 父母死后, 服丧三年, 期满除服, 称服闋。

⑦大挑: 清乾隆十七年定制, 在会试后拣选应考三次而不中的举人, 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试用, 二等的以教职铨补, 名为举人大挑。六年举行一次。

⑧“很署”句: 意谓代理过两回好的官缺。

⑨押柜: 又名信用存款, 旧时当洋行买办者, 要交押柜银, 以为亏欠款项之保障, 后来各行业雇佣职员时, 也多沿用。

⑩蹶踊: 捶胸顿足, 极言哀痛之状。

⑪苦次: 旧指居亲丧的地方, 也用作居亲丧的代称。

第二回 五十金暂依招股处 二百元押去府右堂

且说余有声被伊紫旒几句引为知己不忘故旧的话，说的开口不得，回到客栈，闷闷不乐。此时旅费有限，文述农光景未见得怎样，若不早点谋着一件事，只怕这上海也不能久住的了。但不知紫旒的话是真是假？自己一个人越想越闷。直到晚上七点钟时候，茶房送进来一张条子，有声接来一看，却是紫旒请一品香吃大菜^①。有声答应知道了，随即锁了房门到一品香去，问了坐号，进去与紫旒相见。座上先已有了两个人，一个便是乔子迁，一个便是李老三。有声向未认得，由紫旒代彼此通过姓名。原来李老三此时已经由乔子迁代他起了个表字，叫李仲英。

当下彼此寒暄已毕，紫旒便让点菜。有声在栈里是吃过晚饭的，随意点了两样。一时点齐了，便发了菜单下去，大众入席。一汤过后，紫旒便对有声道：“兄弟是爽快的人，早起所说的，就是这位乔子翁。子翁在山东多年，所有那边的风土人情、物产地理，都考究的十分清楚，为人又十分精明强干。去年在招远察出一座金矿，探了矿苗，化验过，成数极高，所以禀准了山东抚台^②，招股开办，抚帅给了札子^③，到上海来设局招股。要想请一位书启老夫子^④，恰好足下现在清闲无事，子翁也久仰大名，就打算奉屈帮忙。”